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目錄 内編

嚴肅

前言

薛瑄　李夢陽　韓邦奇

何孟春　張居正 二則

往行

王觀　蕭岐　顧佐

宣德四年　況鍾　張惠

韓雍　胡濙　潘蕃

吳寬　樊瑩　益莊王厚燁

楊繼宗　王鈁　紀資

張謙　馮保　郭應聘

狷介

前言

楊守陳　薛瑄 二則　李夢陽
崔銑　陳絳 二則　徐階
王錫爵 二則　佚名　汪道昆

往行

翟善　劉嵩　陳善任
劉敏　甄庸　呂訧
林寶　王幹　趙豫
黃鉞　廖瑾　楊士奇
吳文恪　沈度　吳紳
張賢　柴英　周叙
孫貞　陳祚　劉球
孫瓊　金濂　楊鼎
張和　祝顥　王竑
梅芳　魏驥　楊守陳

梁材　劉璣　吳夔
李源　梅純　王綖
鄭一初　王鑾　黃璲
劉淮　陳白沙　雷爵
王鑾　羅倫　許進
劉大夏　雍泰　羅整菴
陳察　王端毅公　謝遷
歐陽鐸　顧璘　呂柟
沈周　徐文燦　邵銳
輔國將軍拱檟　劉忠　甘亮
陳良謨　顧應祥　陳九川
劉南坦　翟鞱　陸粲
趙得祐　歐陽德　高翀
許應元　袁袠　張簡肅

管志道　張　萃　李逢陽
吳維岳　張孟男　李攀龍
梁萬斛　高　儀　于慎行
李廷機　吳安國　喬輔世
趙　錦　王夢臣　陸樹德
王文端　張一桂　孫維城
傅希摯　楊時寧　周之屏
陳節亨　王　鎬　孫　修
程　材　韓苑洛　王敬所
周　津　魏一恭　吳　俞
李　桼　敖　璠　姜　昂
羅　安　張　和　楊逢春
王　德　王　琦　李　翔
林景暘　吳源清　王　紱

卷之十二 目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 內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嚴肅

前言

薛文清曰按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李夢陽曰古人重威儀而詩爲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相相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禮儀三百皆欲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曰顒顒昂昂爲萬民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韓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往余按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

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正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矣時韓尹廷學不知曰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冰此一驗也

何孟春曰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軍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乃可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而樂從於廣且將讎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從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故曰兵事

以嚴終爲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亡哉春以爲餘事亦然故著之

張居正曰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如此

又曰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年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

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儒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敎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綱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

往行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蠹吏錢英累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於朝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

蕭岐字尚仁號正固先生泰和人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

老者中席酣暢或舉盃相屬曰吾圖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闒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諠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者有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旣生爲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旣至京首陳十便書上嘉納賜宴右甬門明旦召入親授澤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敎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學訓導之命旣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敎授嚴條約

以身先之學者始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道所施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正吾儒者所服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十七年奉詔著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議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韈給道理費比至家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於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明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奉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廿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翛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黜貪淫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丰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汚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復囬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

宣德四年給事中□諒張君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酒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元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逢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放放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風俗大臣者亦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遍諭之

況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

爲知府而鍾得蘇州授以玉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輒嘿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校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勑未嘗宣今日宣勑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武斷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部別今以屬若等逮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侯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作如此擬應稱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郡胥駭服不敢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四人舉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皂始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爲吾樹若戚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皂懼如命立殺六人命一人鉤其髮拖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況青天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二

品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於郡民競立祠祀之

張宗伯惠宣德壬子春巡按浙江東南都會事務繁劇持憲者非防閑周密則無根之議興矣公謂欲潛其流當潔其源下車即爲文告於諸廟神祇誓以公正清白存心凡察院舊役吏兵館僕盡令易去別送鄉民之樸實者或直廳事或守門或監獄皆有定約不得相攙越論訴之人俱要正身狀内指陳止告己事毋得泛引囂訟之風十減七八至繫大獄人懷疑二公嘗用利鍼刺血以誓曰如有私心神明是鑒囚徒見者莫不洗心不待考訊自招伏罪其各司所差吏胥董事於府州縣者亦令赴院附簿依期回銷包苴賄賂頓爲衰息又諸司及差來人員多民間和買貨物公察知之即令仁和錢塘二縣置簿稽考自是市無和買之害

都御史韓雍才高有智略提督兩廣令布按二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曰提學與軍門無干請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

應死罪人置之廂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聲應之及提學來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拏下殺了衆應之如所言雷提學以爲殺己也不覺跪下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警悻悻無實守者

胡憲副憲嘗爲都察院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盡論皆天下大計兼劾一二大臣不職其論戚畹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御史王越李蕙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戚畹某論刑部白康敏公令必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俾起君坐是補南京都察院經歷先諸道率有事於幕中久不限官中每退食私第妻子具服與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無游瞬欹側之容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袵席衾影之間皆可語人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占籍順天留守衛前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公以來而體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擁從軍門沉沉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錯繞倚而私自衛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量留給麾下便令者幾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大將不敢喘息方回而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莊見憚也

吳文定公寬遷吏部時羣議以公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時耿公裕為太宰務為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為王府長史衆甚不平同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赴職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色曰諸子務進取當效董賈往二人亦曾為王傅然後名高百世今諸子縱敖非毀主司厭棄斯職彼選舉可從人自擇任耶汝輩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人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得旨以為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

綱大振人始服公

樊清簡公瑩嘗以刑部侍郎廵撫雲貴時公年幾七十矣單車屛從躬訪利病雖巖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廵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戚惠大行有爲土官欺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公狀罪公慰而遣之

益莊王厚燁剛明決斷國紀斬然内外臣僚小失則宥之有大過少麗之於法如曰擅課竹木漁獵鋪戶橫奪街市此尤不檢之最者率劾焉不貸内臣中有濫受詞訟刑罰苛虐者卽毀其刑具而譴戒之凡笞罰自五以上必啓請爲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則罪軍校曲在民也付之有司不加撻楚貿易物貨一惟其平四境之内享安靖之福若不知有王府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

之下車屬吏參謁即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視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責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浙江藩臬諸司供張什物皆取辦下民鎭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自公爲按察司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吏貪殘爲民大害即召而與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害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己身爲萬民之害所謂貴人則明責己則昏知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爲害無算今與所屬爲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王鈜字子宣號印岩會稽人嘉靖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諡恭簡己未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笞扑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

若同居有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日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横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

紀資任丘人嘉靖癸未進士丙申守青州言動質直遇事敢爲獄訟清平豪右歛手屬吏有不自職者必庭詰之嘗曰少年入仕情多恣傲上復優容是姑息也一時俊鋭之士始不自堪

張謙慈谿人嘉靖二十年爲大名知府爲政嚴明知大體以廉馭吏每季終察舉州邑吏有貪墨者輒廷撻之終公之治吏無敢受一錢者

萬曆丙子權璫馮保姪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江陵相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乃手毆曠曠即捽邦寧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保云某姪之使酒失儀即宜戒飭保即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

郭司馬應聘嘗以御史按吳風操峻持每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

號爲白馬御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歸然作魯靈光此海內人瑞也

狷介

前言

楊文懿守陳茶酒說曰茶性涼而淸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淸苦而易厭酒味酣甘而易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浸蔬果輒損其淸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爲廉介之士酒爲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檢拘而有廉介之操行則皆爲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薛文淸曰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李公夢陽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

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崔公銑復河南憲司書曰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負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作興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後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於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溢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個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陳淬曰楊龜山嘗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他日失足處亦在此惟顔子渾然天成孟子已露圭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顔子若合下便學他渾然天成則模稜餬口矣一鄉皆稱善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執者道義所信者心奚郵

又曰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焦話亡節者且重趼竭履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權又勢所歸蠅附蛾集茅靡波流必有摳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鈌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爲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蓋有見於此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温公義訂師生恩同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侯政府則相於庶僚固自不同愚願今之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孺子劉元城也

徐文貞公曰言必信行必果士人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蓋承硜硜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爲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王文肅公曰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著已差浮競方長倉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辨別孰眞孰假眞者信之不得不過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于不狂不狷且信且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

又與滕少松巡撫書曰來教眞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安靜之旨與今之善事者露齦而爭乎則愈不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密勿之地一味閉口拱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變世道之眞可憂如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眞狂眞狷者恐千古之不多得也

□□□曰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界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

圜之樊乎故介則爲防爲樊卽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毁防决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蓧接輿耕耦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與鄉愿爲德之賊至比于鄭聲利口而惡之爲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爲戒而反以爲法不惟病己亦以病人如陳萬言敎子咸以詔賊其子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汪道昆曰昔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惟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門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與傷惠傷廉者名傷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所急卽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毁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與則人將讎我寧務樹德無務樹讎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與一途其操心多矣卽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耶毁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

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臣此不由眹畝來者也世方抉其不取浮慕
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一社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
嗟乎夏虫疑冰不傳於火即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往行

翟善字敬甫泰興人以諸生選舉洪武初歷官吏部尚書上常欲爲善
營第泰興善辭曰江鄉地隘誠不忍奪人自益且臣奉職無狀何敢費
縣官金錢其謙厚如此善家故戍籍上以善故欲免之善曰今區宇乍
寧戍籍宜增豈可以臣一人破例上曰卿可謂社稷臣矣
劉公嵩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舉歷官禮部侍郎博學有志行
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淸苦如布衣時其
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
衣冠起坐待旦
陳善住欽州人洪武中貢入大學授山西平陽衛經歷陞蒲縣知縣在
任三十餘年妻子不入官舍自號其居曰鰥巢

劉敏洪武間爲刑部侍郎初爲中書吏每日暮即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甄庸北郡人洪武中松江知府醇謹嚴重以廉自防雖易一衣具一食必於他郡營之略不涉於境內嘗曰人非古人避嫌疑不得不爾也仕至工部尚書

呂誧北平人洪武年任瑞安主簿爲人氣岸高峻敝衣糲食冰蘗自持蒞政不避勢要嘗大書公廨壁間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秩滿而去邑民思之

林賁字光輔四會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歷按三省嚴毅執法不少狥人持服家居族姻私托悉拒之服闋之藩司請牒藩臬將祖餞夜解舟去明日追饋竟不受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囙稱旨除刑部主事遷兩浙鹽運司同知生平取與一介不苟卽飲食亦不妄其教子弟亦不得妄飲食於人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以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雖極榜掠終不服後得罰運木石贖罪幹躬自負荷或俾其令子弟代之幹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己妻妾視之若嚴君然甘淡泊惡貪黷雖遭困縶志節不少挫終思南府同知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主簿陞主事歷松江知府寡嗜慾遊燕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焉

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建文二年以禮科給事中丁父憂時靖難兵起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市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住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而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

舍餞從靈幕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
廖謹字愼初南海人永樂初以貢爲通山教諭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耶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其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

必乃以我爲賓耶孤魯先生乃輾然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於所不知則當闕而不宣汝談何易曷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趍趄旁午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耶故寧不合而不詭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爲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玄聖其任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諂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于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教友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卽此是好由西而南黍爲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時俛仰低昂以趨行而趍趄口而囁嚅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貿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人之劣而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之彼諸大方者吾將以予言爲

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
楊公士奇少居貧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敎事琴江令邵子
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
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
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眞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
山谷人宜不辨眞僞而視其裝亦有眞鈔乎曰有之尙數百貫然吾意
以爲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卽欲置人重法乎吾嘗
見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罪無
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寖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
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
吳文恪家居瓌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
城池舊址公曰某素不受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雲間沈菴公度臨池擅一時性端厚謙抑好奬與後進階出誠意則取
與則甚嚴嘗有李訓導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於其上先生

忽思曰得非曩訐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乃爲易題以反之其介如此

吳紳字□□衢州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上官日衣冠畢賀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有誚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惟笑而已

張公賢字思齊雲間人家世業農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頻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羣小侮我以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永樂乙酉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授吏部司務薦陟驗封司郎中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饋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鐵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少子綱徒步入京師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中何所有而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超拜山西右布政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令見其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恠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隱且實對公怒痛箠紀

令還驛仍正其罪云公旣歸家居一參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乏以
其所餘俸米與送之公固謝曰我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
遣之與歸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無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
失我眞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柴英字仲實曹縣人世襲海南衛指揮僉事永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
氏父子不道興師討之令英國將軍時爲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
在行諜報黎氏栅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舁以
行至富良江聯爲浮梁且檥之以濟公及軍中驍勇者先登拔栅轉戰
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時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
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無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
酒命妓爲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永樂十六進士歷官侍講學士金陵有妖婦身着
文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
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朱忠

襄楊公等四神座列寘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下如此也捐貲爲倡搆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爲之記

孫博士貞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元吉同事教紹興府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學衍義勸上勤學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三年備嘗苦楚宣宗晏駕釋出祚乍見瑄等略無憐惜之意獨都堂虞佐來訪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庇此輩此輩以祚累之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

劉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蒲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弟者

孫郎中瓊既乞休歸時三原王公巡撫南畿嘗訪瓊以政事欲盤洴餘

粮因公言不便而止長區賦者持百金爲公壽公辭曰某當□難有遠行尚不受贐矧今閒居安肯以無處而受餽乎

金淸字希憲上海人□□□□進士歷官湖廣布政嘗爲南京刑部主事時除母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實舊恩欲留之淸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淸有所干也姚嘆曰希憲眞君子哉

楊鼎字宗器咸寧人領鄉試首薦正統己未會元廷試第二初授編修歷官戶部尚書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聞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以自隨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廿人所苦雖簞瓢之樂不是過也每亟稱其賢有郡守欲以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淸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守日夕與之講解亹亹不倦及登第一時館閣鉅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娶時年已三十夫婦相見如賓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初第進士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公爲賢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語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有參將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人來蘇君慕聶先生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於下君曰吾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

祝顥字惟清長洲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山西參政初登第有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監邀公如閣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

王公竑年七十一作壽壙於先隴之傍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營葬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艴然曰竑以譾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屍仰賴神謀廟算師無敗衄謬膺奬擢期於自效屬時惟疾所懼妨

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徼路以徼意外之寵

梅芳黃陂人正統間領歲薦性樸實多大節初任福建布政司理問居鄉力行古禮鄉人冠婚喪祭視以爲法所生五子不易教三子登科歷政有聲致仕二十餘年非公事不出題其壁曰故舊不遺請托勿許里中稱篤行者必曰梅公云

魏文靖公驥端重祗慎簡約勤廉瞿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家居二十餘年敝袍糲食不治生業成化八年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米三石公病遺書戒子勿援鄉里營墳墓已而有司得請如例子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卽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誠心賜葬乃朝廷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

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楊文懿公守陳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云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五品終

張寧爲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庭臣稱眞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爲諫臣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石璞字仲玉河南臨漳人由舉人景泰七年歷官兵部尚書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矙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淸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畆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得還鄉里哉拂衣出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願就教職會宣
廟思振風紀選擢御史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
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至則首黜貪墨以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少卿
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
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
公爲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詔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待決人皆危
之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將決大臣有申
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少卿守備中官原成無
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
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御史耳公初入閣以疾辭石
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留我爲先生啓上敕書卽家
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以教人
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

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元年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淳性耿介寡與人合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績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王徽字尚文號辣齋上元人天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陝西參議嘗謫普安州判有白千戶者富而虐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

軒公輗律己甚嚴居南都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撤去待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終事竟歸不告於同事者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黃文毅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自始仕以至卿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禁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

之願

于公謙爲大司馬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値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已

吳康齋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家事淸白不事產業亦足以風矣

郭壐公善給事中閣某嘗以忠義相期許閣畜名馬玩好壐不知也一日誤爲所見遂與之絕剛正之聲聞於中外憲廟嘗書其名于御屏曰淸介郭壐遷員外郎卒祀學宮

劉文安公定之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修以養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一日冰凍徒手足龜拆比就館則早飯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君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胡琮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宮山西參議所在多美政琮嘗以御史

謫江陵歸僕攜米一升琮知責僕而投升於江中又嘗同知常德庭梨方實不攜一枚與同年戴瑨素莫逆瑨因以他道取貴顯遂絕至京瑨欲見避之其獨行如此

黄潛字仲昭以字行號未軒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提學僉事爲編修日與殿元羅應魁皆以言事同謫嘗爲大理寺評事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免其役上下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章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于鄉聞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爲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爲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爲之紹介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奥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爲本羅倫莊㫤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

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廓督學憲副王宏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佐卒貧無以𦵏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拜而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吳洪字禹疇號立齋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公少穎敏年十二補縣學弟子員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嗟爾之食耶謝不往

楊繼宗知嘉興府有園卒饋熟鵝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擊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旦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

而去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繼宗知嘉興府日朝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

丁璣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副使初授中書舍人以同官公過連逮謫判普安公委北上時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爲上宰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且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爲吏部屬爲忌者所沮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十七年以總兵鎮守湖廣爲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餐閒居輒玩經文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侈用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

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耶討得來

李濂字宗禹一字原潔祥符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拜南京給事中以言事謫肥鄉丞以母憂歸不復起巡撫都御史孫澠陶琰先后列薦于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于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人廖鎧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聞爲具召之則賓客滿座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鎧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桮酌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鬚長揖徑去鎧爲惘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擬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

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尙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居冢宰有葭莩之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居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年陞廣參議沒于水

潘珏字玉汝閔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授蘄水令荆府致幣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别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婚其子公不可既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

張舉字□□灤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岳州知府初授戶部主事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即剔判姦蠹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時倉場多儲貂璫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樂以娛部官往往掣肘結舌舉獨不受自攜桊蕖裁度飢渴雖所乘馬鞚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出其不意諸課始入公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敎下執不從乃泣訴于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愼避之

李公本字立之富順人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翰林清曹而職自編摩外無可自顯見朝行中以冷局目之而士行修不肯以其官貧故倚權勢力有以市公尤其表表者始當授檢討人或謂公不有給事御

史可陸梁公鄉間乎公謝弗應曰貧自吾分吾不與易也蓋十餘年一再轉嬴馬青衫日傫直金馬門殊自得及轉容臺秩優然益南徙而公益安之間從諸勝游相約爲文字飲三山二水惟意所往不知歲之云暮最始擢爲侍郎重矣門柳蕭然不設重牡亦無有闌出入者時眉州萬少師安當國能立賁賤朝士而公親其鄉人又舉鄉會試稱同年者也眉州之子翼暴起爲少司馬與公同列一日與公從容曰公有意北乎但以屬我立刻爲公效之公艴然適送之出見圈中豕指而曰爾父子欲圈我乎使我依而北者何異豕也眉州聞大怒曰吾且圖若南弗召公亦欣然自快也凡六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書日晡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至左右拒之多不得見故當時有睚眦不知事事之謗一中官偶有請託不得見公卒陰伺公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但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沒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曰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

凡事愼之未裝項公以簠簋不飭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詞是亦識耶

張吉字克修□□人成化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布政嘗爲梧州知府戊申考績入京凡贄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安詩畧等書尤謹於投剌如一時尙細書稱謂皆耻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

羅文毅倫以疏論李公賢奪情落職提舉泉州司船明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官職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乃改南京供職

孫清簡公需以吏部尙書致歸自守益嚴于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肩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上賜我輿隸將何爲而又煩有司別給耶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爲置祭田公致書辭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色多矣所諭祭田時供之外固可爲修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爲病餘之人怨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固辭之其精舍從屋亦是故

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留念是望又曰昨精舍夜坐閱祭田之歸初亦未
見不可既而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
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
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外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
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
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史英字廷珍號山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爲御史在臺中
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
其于公也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
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畏敬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

俞繪字本素號愛榴□□人□□□舉人初授歙縣教授歷崇陽諭
爲舉子時赴禮部試過沛貸沛令馮公千金令賓先生同郡人先生官
歙時馮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班班以無券弗受先生曰貸金無券馮信
我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班乃受

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賓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贐先生曰吾非陳姻卒紿君矣固弗受其生平取予不苟類如此官雖司教聞朝廷得失未嘗不憂喜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歙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罪天下壯之

劉俊字君佐涇州人□□□□年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爲御史巡按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以善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斁恆必由之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可寬貸後多去爲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同科道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徒侶公鍾識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耶頗聞其節愈厲柰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戇直不修飾邊幅在

官中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櫧曰吾與在是非浹洽不可奬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絕詭衆以致仕終于家

陸文裕公深嗜古玩嘗羅列一室中聞魏莊渠先生至訪悉爲捐去

張大中丞琮家南京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厚望公有富者之喪數援烟家枉公以弔公曰生未識安弔爲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于御史執者廢法弃將安歸惟寡交遊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託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庇公轉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

王文恪公鏊初授翰林時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公云云竟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汙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安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

今自附壽寧耶

陳公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初爲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之寒具凍裝死爲監御史袍服樸素騎牝馬身若無官有尙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尙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母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凉薄皆人所不堪者公泰然自足

楊昂字孔顒建安人文敏公榮之孫弘治中以蔭知香山事里胥以其相裔也或遠迓焉昂曰是欲爲陽鱎者耶斥而遠之饋送一無所受

宋端儀字孔時號立齋莆田人弘治辛丑進士歷官副使初授禮部主事時河南耿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爲鄉掾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諠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還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

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于二公者適所彰君之名於朝野也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公本儒素值歲浸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固守有富家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狥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自少立志已如此及上春官長沙李文正公主會試公名第二廷試吳文肅公爲掌卷官或欲導公往見公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洎吳得公卷極力贊美以九重字失提寘二甲第一人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公抗不爲禮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公絕不與通有言公肯枉一刺即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且吾但知做吾官而已遑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卯外艱乙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因矯詔追論會典事以不諳政

事爲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
還侍讀又嘗教內書堂不潔生徒不使與弟子相接嘗曰此輩而穢物
遠之猶恐其汙況近之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有守以此公譽望日
起僉謂旦夕爰立而有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摭他人事誣公而公不
恨衆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照例自引退無少
濡滯一時皆爲公不平王文恪公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之論一出
而輿論益定於是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幷撫按各上章論
薦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上京師至東昌聞命有勸公謀以代進
者公曰淸被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
疾猶云繼不能覲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乃抵德州輿疾而進卒于河
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
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
梁司徒材字大用順天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志甘淡泊布素淬補
出自天性嘉靖四年爲左布政使首嚴門禁凡同僚友首領皆置圓牌

書其僕役令候吏諭遞帑藏出入羨餘一介不取淸風穆如每市物必
書其數牌止會而後入召市人面給之以爲常其吏舍聯陌巡邏惟謹
內外肅然旦夕皆飯于堂食菜無兼味其內亦甘苦而淡無間言爲杭
州守日郡故以繁富稱于天下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
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知者說之歷轉浙江按察方
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自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
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
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即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及爲
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卒之日坐
部堂治事無敢闌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卽諷詠之以爲常以故貪
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
劉司徒璣由衡州守擢太常卿逆瑾同里也瑾方擢先生時意必德己
所爲必附己及先生素節自守不形言謝意稍悔之然以先生人望所
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疎略自晦每朝退署邸畢卽閉門縱飲酣

臥不醒瑾欲延問事情卒醉不能起他日瑾勝氣詰之先生曰氣弱非酒不能支且嗜此不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性好紛更先生于部事遵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善盡美行之萬世無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加禍害先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先生曰以足下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所爲誠守法將以懲不法顧先罪守法者吾恐駭人耳目矣瑾爲改容謝之某賴以不死其他陰爲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語人故人亦莫從之知也是時瑾急賄有封巧宦者多重贄通致先生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生貨財亦然是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其畏禍也瑾積忿先生不附己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例出爲布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敗臣罪當誅戮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直不爲瑾用特准致仕爲戶部尚書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紵袍先生獨絳紗袍同列餽以緋紵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製服日至部視事

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盂耳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覲入京多齎重寶以賄當路嘗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餽玉珮帶有陳老者當門怪問何由至也餽者大驚踧踖趨去曰我以爲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貶屈瑾恐其持禮損己威重故特爲內觀不知者謂爲厚昵誤矣是時先生去位十餘年故鮮能道其節義如此

吳夔字學夔西安人由舉人諭雒縣弘治甲子當道交薦任風憲恥附逆瑾竟未顯擢尋乞致仕家居足不入公門僉憲韓邦奇公之門生分巡三衢龍游胡瀕頭遺數百金求釋拒之甚嚴露東韓公曰嫌疑之際毋勞枉顧三守喬遷亦公門生察院檄訊西安縣牢獄以二百金遺公求囑免罪毅然辭謝其剛介類如此

李源字士達號竹坡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尙寶少卿爲諸生時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顧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

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誚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偕計卒業太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淸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冀娛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構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摟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幷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嘆爲得職每舉公官氏稱于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淸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鑲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

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淸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撼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强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

梅純字一之世爲指揮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十餘年卒狷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皆手自抄校時崔公銑爲封部郎閔其勞送一掾吏代之不受

王公錝字遽伯開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性貞廉介直正德初公爲戶部主事開守某不理于多口時適外察韓公邦奇爲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飾論韓公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韓公素知守才疑之聞公往問焉公當飯客韓公故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韓公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韓公曰安有戶曹主事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盂糲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韓公以開守問公公徐曰開之士大

夫皆曰守治開無狀聞則皆爲良民守之是得不黜韓公以公違衆持
正議草具代賓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
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兒時以高節自負弘治乙丑進士病免居紫陌
山閉門靜修人有以千金求爲居間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且欲饒舌
作說客耶却之後起巡雲南風紀肅如也
王鑾字汝和吳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吏部主事夙夜公所出入以紗
障目無有識其面者門日鎖焉惟通薪水其守官之慎如此至郎中以
諫武皇南巡受廷杖致傷踰年而卒於官
黃璲字廷重浮梁人正德二年以監生爲福寧州司訓生徒有學者時
召問問而不能答微致規責質敏者稽其無功責之在任五年非朔望
不至州有當路莅州上元張燈屬吏璲心非之托疾不赴耿介有聲
劉淮字濬之號西溪寧縣人弘治壬子以父職襲指揮甲子守懷來城
時中丞馬公中錫以懷來爲路衝賓需悉索之公曰無爲澆我淸白守
也遂以官銀三百兩給公使其見知當道如此歷官都督僉事乙亥充

團營東官廳右參將時武皇帝幸邊邊將輩競起取寵公獨裁抑謙退上亦整容待之謂爲劉夫子云庚辰歲武皇帝升遐向競進將輩咸置之理太皇后與顧命大臣以公不附權倖令視西直城門尉以溫旨

白沙先生取予不苟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過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鋌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激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以爲賻

雷爵字廷臣朝邑人鄉試中式授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富庶邑也歷九年菲衣惡食常祿外無毫取還邳州知州邳當天下水陸之衝州又彫敝近幸過者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爲裁抑民雖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邃庵楊公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縣邳州知州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爲外臺時過清苑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名天下名郡授子佐貳爲暮

年優游之地公笑曰大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孀居貧婦今再醮乎至大名每行縣蕭然胥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也餽牲數品公却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御史柳泉馬公爲郡守嘗語人曰自雷先生貳大名我雖言語亦不敢輕發況敢妄行一事乎某眞得一嚴師矣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武昌知府居常節儉以助廉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定苟豫知明日死今日亦不可作惡也人以爲名言

羅文毅公倫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亦無意于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而解衣衣之行過客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隣舍千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詰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振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其盛云

劉忠宣公自戶侍予告歸搆草堂于先塋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公既起大司馬後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以見志惟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公嘗提督漕務事竣餘工費二千金及召爲大司馬瀕行藩臬舉爲公壽公令籍之府帑無何逆瑾以宿憾逮公經汴二司擬以前餘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饜彼意耶第舉殘骸畀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子姓復丐貸四方舊知醵金公曰如此而死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幸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公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者

三學生徒率金沿途護視而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也以百金遺公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參將某遣使致餽勑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重貲而僕竊之以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果爲其僕竊而去人服公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即患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此

雍公泰以擅辱將官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温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未幾起用再陞南京戶部尚書以忤瑾致仕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稽事凡陝士大夫守令茍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爲雍某屈法

羅整庵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入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瑕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讀書明理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足跡不入城市惟己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纔一出家門子弟守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

陳公察字原習常熟人歷官大中丞公故授經羅文莊倫而有張閭章

極相與斛切爲君子以中丞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生書稀闘外事

監司歲時行部問造公公度其人長者乃與接或其人非長者而崇修

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所甘也公又多吳語以刺之非是咸

逡巡避去所寢即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衣冠敝亡易第令綴以

糸襚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視其不堪或相率摘訾公非情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有貧士自顧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

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耿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

翰林官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

見其老蒼頭每持稱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己心竊愧也後公代

王爲吏部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縣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言爲賀文公

諗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歐陽恭簡公鐸之左吏部也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

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九廟災大臣乞休公念無他過可引乃自引衰
得請陳東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而又
弗辭且以公爲懟公謝曰去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爲恭
不知我者以我爲懟遂行

願憲副瑮自歷官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
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顔曰寒松日
讀書其中客有過松貴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爲具杯酒盤中惟
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
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
仲兄東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涓崖翟宗伯毀淫祠欲以寺
田餉先生謂涇野呂司成曰願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
意先生弗答孟省涯爲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棹楔
費先生曰願以我壞公法耶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給人多欲爲
先生置遺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

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呂少宗伯柟嘗爲南京太常少卿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塗有約公者公曰予與之無一面識者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臣有甥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有蔡生請壁商墓志不獲同寮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及爲南京禮部侍郎公有微病因使具疏乞歸會公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今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爲疏告之冀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奸且望其一變爲正人同寮復曲以書辨稱閣臣十善公嗟息而止

沈公周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閒與親賓雅善者敎語有盧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遯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散人溷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闐河干屨滿其戶乞詩乞畫隨

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謝否治道然非其好也後有曹太守者新搆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而求免于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之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乃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去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數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藏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食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門一投謁爲謝卒

亦不蒲伏庭階也

徐文燦字得□號東洪大學士文清公之孫蔭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世家子蔭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

邵康僖公銳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爲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死亦不求誌刻石與列俎徒爲泉下耻平生爲己之學槪見於此

輔國將軍拱檝石城端隱王之孫鎮國公宸深第二子也鎮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濠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諷宗族資佐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濠敗獨免汚衊

劉文肅號野亭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志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

乃爾乃爾劉瑾從人望召公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
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内閣是時張
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
奴僕視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輒進說言貴幸
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强起主禮部試貢士出院既乞省墓上忽召長
沙至煖閣摘錄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爲解公即日陛辭去公爲南京
吏部尚書時逆瑾竊政驕熾遣衛者至留都有覘達官皆延款厚餽公
不與見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鐍而行
在南都數年不通書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數抯具伺門
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盒具品物委于街巷或謂太過君子曰
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于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
公怒詈侍胥不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君子曰請囑公行時亦不
可無此事也鄭東郭爲劉文肅公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宮受知
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

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
野亭矣
甘公亮字欽采永新人正德間進士歷官惠州知府嘗戒其子曰爲士
人須能忍凍餓乃不墮坑塹人有懷數十金求誌銘者公察知其人堅
謝不敏退語人曰吾能貧不能爲人諛墓也
陳良謨嘗以參議督太和山中貴人守太和者冀交懽公誕日得公詩
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跪謝過乃已公歸
而垂橐蕭條山田百畝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有爲沈侍御居
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
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
顧司寇應祥嘗三佐江西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所舉士及貴通
顯至相終不言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禮
部郎中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

相長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空同
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
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嫌毀
南坦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
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援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
人爭致贐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翁
像爲小劉祠餞居溧陽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賓至了無宿具但
以乳羊博市酤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眞也
霍文敏公韜嘉靖初以兵部主事得告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爲業不輕
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
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初登第時不認梁儲毛澄二公爲座主嘉靖己
丑公主會試考亦諄諭諸士不認三百人爲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
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陸給諫粲既得告歸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牘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

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有闕文）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扼不行大臣有好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死所耶言訖翛然而逝公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吳欲以二百金爲公壽而不敢言乘公有錫山之行遣人邀其子延枝道此意子懇辭不敢當且曰以此玷家君玷家德罪死夫能使門人欲壽之而不可得又能使其子不敢私受人之壽非淸高素著能乎

趙得祐字元吉盧龍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陝西行太僕卿凡公服以布爲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致政歸居儉甚知府□公巡以罰鍰置瓦甓于城扃命役守將爲葺閭而赧然曰得祐薄宦時無敢有一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太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初知六安遷刑部員外改編修歷官禮部尙書謚文莊知六安時爲工藉公使錢及其俸錢之

出納曰非以爲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

高翀字允升安陸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秋也乙榜乞則不可予平生耻說乞字寧甘貧俟命爾乙酉復北上遇遺金于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介持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

丙戌成進士

許應元字子養號茗山□□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嘉靖乙酉鄉試己丑會試春官太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列高名爭之主試不能得恚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僂鼎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藉傳矣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國者幸于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名士即陰授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之事竣

欲轉公太僕少卿公闡堅辭又欲使爲江西提學又辭
袁袠字永之號胥台吳縣人嘉靖乙酉南京解元丙戌進士時權臣張
璁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
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于得君他日詣君
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發也及
君爲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跅弛輕薄不宜
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
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交致劾君縱火爲
奸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所會赦免歸權
臣死稍起爲南京選武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
張簡肅公居銓曹張永嘉得政欲引以爲助因薦與修明倫大典辭疏
云今使智者立事愚者參之高下失倫才不肖不相爲用甲可乙否面
是心非禮書之成未見其可遂忤文忠意已不悅于大宰方西樵獻夫
遂補外既得謝汝思叔澄嘗燕見請曰永嘉大禮之議于今百世不易

固辭纂修何也公曰當時要未實見得是但觀渠以血氣用事不欲與共事耳

東涯崔公桐有送楊仲方任南銓曹主政序云門人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容城入覲予問之曰邑有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者于鶴爲鄉同年自鶴涖容城也無與于鶴之政亦不致于鶴之室常遊京師問業于少湖學士所績學潔己軼俗雅尚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今年丁未仲方舉進士高第宴集于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也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乃益信張尹之言爲非諛也他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若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子羽之失矣其言如此然則椒山之讜論正節蓋養素之然而予又以東洲之問得人與張尹之識椒山皆前輩事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具清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門懸軸其時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横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




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嚼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解纜遠矣

王愼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嘗爲禮部主事時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爲之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謁乃黜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嗷嗷有失人之誚乃改先生爲吏部以塞衆望

鄭大同字皆吾興化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如糾權奸薦耆舊諸封章以忠亮扶元氣方是時分宜相嚴嵩持要銜賞秩奔走天下士而大同知私舍在長安西衢與相第聯通迺晨在掖歸卽掩關非有詔下內閣與諸科博議未嘗私命騎一入相弟其愼行如此

康太和字原中號礪峯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五部尚書嘉靖癸丑爲南京禮部侍郎公守南部八年不謁或諷之曰曷少貶

以狗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吾安能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
述己志

吳會期字行可瓊山人鄉薦時僉憲汪鋐以所罰黎民悅七十金為餽
會期受而還民悅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轉工部郎中時
嚴嵩當國欲會期附己私語會期同官熊某曰此郎是京堂若固有足
不一至吾門何迂也會期聞作迂愚解嚴益嫉之言者承望意旨論讁
于外遂拂袖歸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歷官戶部尚書既成進士至二載餘猶在選人
以聘分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夏公言之婿吳生與焉願自效于
公紹介謁信州公嘆曰吾亦偶識子耳以子贄相公不可且吾不願見
相公

王封君夢祥以子文肅貴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然衫帶皆故暗褻喪
垂補之跡宛然籃轝舁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為貴人也諸
于旄至州里必造請公人人相與綴接甚有禮叩之事卽不應直指某

者嘗屛人語公賢子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里富室之某獄在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屈明公三尺

陶公承學爲徽郡守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語曰太峻矣公曰彼自無求安用拒我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必不受奚餽也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父鶴少鞠于母家冒林姓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問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試也不攜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皆忌公覘公不攜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閒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在古趨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與均

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實止長公六歲鄉薦禮固然耳

郭宗臯字君弼登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康介嘗爲御史按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曰分當如是民有質訟皆召入面鞫不委從事吏刺得吏民過失但爲籍記必有據乃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爲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畫殲其渠魁諭散餘黨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廩米一斗爲餽費文憲公奉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一揖而出無所獻遺他皆類此吳中長老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爲最公之先爲萬安人初公第後與江右士夫修里閈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族謁及撫蘇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視又不迎勞二公嗛之

文徵明初名壁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歲貢薦授官翰林院待詔公爲諸生時有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否公曰朝夕饘粥具也巡撫俞公顧公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公佯爲不悟者曰雨暫衣敝

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涩迎俞公顧曰通此
渠居此甚與言當第公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
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公業益增
精名日益尊庶人者浮爲慕公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公辭病
亟臥不起于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
左而待若不能效枚乘長卿曳裾樂耶公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
公既以待詔滿告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
屨常滿然公所與從請讀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
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門外不能博
公一赫蹏而公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
法也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遺一承奉賫捧來蘇□□
□□□□□□□□□□□□□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
不見其使者不肯啓封承奉逡巡數日而去前是周王亦以古鼎古鏡
徽王以金寶瓿他珍寶直數百鎰賫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先生

耳盡爲一啓封公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獲見公爲恨然諸所欲請于公度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公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眞不能當僞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凋澤於公之手幾四十年

林廷機字利仁號肖泉晉江人文安公瀚之子也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公在史局時伯子爐亦舉進士官檢討而邸第聯分宜相君未常一私謁或風之不動及爲司成不數月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意公視之蔑如也

劉子興字賓之海陽人嘉靖辛丑進士居官俸入外不能名一錢以粵西左轄致政歸行李蕭然家居十年恂恂誠慤有德讓君子風嘗謂士人一解組卽宜倦干謁若俛首善事僕僕爲人役曾不若居官署鍵門謝客猶能遠俗𢡟持素節也其淸修雅行爲潮士大夫所宗

薛西原公蕙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嘱托

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

陶文僖公大臨字虞臣會稽人爲人寬然長者然闇默不洩尤慎取舍絕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而令者弗白也令後知之驚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爲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誤矣我何德於公公得無厭此金爲出示耶胡不易粟帛而贍俗姻之飢苦寒者毋韓淑人喪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反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醊醊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撒爲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門生故吏計亡出貺賻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

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美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士林重之

陶文僖公初入翰林相嵩欲鉤至門下公謝不敢朔總制嘗撒發數百金為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少百金餽則為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朔榜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葬也陸太保炳為遺公棺且因子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乃為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愕不受公具言狀卒予之

臧節字介夫歷城人故副都御史惟一之父也生父智嘗以貲歷定州同知定州公既起家歲時穡麥樹蓄所餘以佐郎費給其乏歲以為率問者臘矣且不及于辛盤以為定州近界自豐是策蹇往聚沙渡水上手盡斂瘃而從者定州官舍踐更之民以遺問者却之更倍以進公變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寡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染一錢于是邦而未聞乎速持去無蠛我都御史嘗令太湖公就太湖養則候人投途餐餽悉出橐金以償謂此帑金民出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為及都御

史以治行爲郎公里居杜門一切謝雜田間人絶無所請問邑子梗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爲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請以數百金爲壽以介前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不以踐更人墜定州擧今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

吳鸞字應祥崑山人擧應天試已三十餘當計偕輒稱病十六年不肯往往輙捷南宮輒又稱病歸又三年始對策高第又以病歸又十餘年始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爲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公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蕚時爲部尚書下堂握手懽劇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爲我縻一官每退食未常不召公晏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語祕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公守益亦公同年也鄒爲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之下上錄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擧進士固已久而田産不加嬴椽屋不蔽風雨躬耒耜自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爲盛饌要之却去弗食進晩粟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曁有司念公貧意移事就公居間請爲壽

公驚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乎固謝弗肯當公出必徒步從一童子或時手袍帶行自如也道遇田叟小孺揖遜唯謹嘗詣州州例給輿從公側坐輿殊不寧還顧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以書生驟侈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爲長者如此

劉莊襄公旣以老歸有大帥某緘金繒爲壽公時已得請力却之且報書以爲識饒人有感知者選瓷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也吾書生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己好也舉進士時中貴人瑾用事于衆中以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也咲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眞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公曰與君主胡戚也悮矣亟還之公之歸也仲文與有力焉

吳晉字三接豐城人□□□□□歷官惠州府通判嘉靖丁未宮詹黃公佐蒞詹事府時君自錄事擢主簿當國總宰案者則夏少師也夏以嬖妾育於蘇綱者冊爲夫人援引聯衿督府曾銑開河套啓釁邊圉

綱視二琦爲囊橐而艾侍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間通利孔焉黃嘗
詣夏夏出所製漁家傲掀髯得意謂河套指日可復邀黃和之黃句有
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雖
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比夏計贓黃去去之三日而朴與綱坐黃正大事
納倉通賄下獄皆謫戍窮荒居無何誅與夏又皆坐邊釁姦黨前後棄
市而同鄉依附有卒于震駭者君以考滿得擢上林苑監左丞
李貴字廷良豐城人嘉靖壬子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
語其門人呂光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公會
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及呂改庶吉士公戒之
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勤趣承以惟時好次也下乃守
廉恥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爲其下者
劉公釆性故循介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
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金幣代羔鴈而公獨否旣信州按儀藉
召諸計吏飲而獨遺公諸人爲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

特甚銓政獨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蒞任

踰年自度不能狥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

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致

數千金爲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

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爲公危或遺

書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毒朝士憚

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

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峯誠安

耶諸司聞者爲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噱耳

尹臺字崇基號峒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

尚書爲吉士日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

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爲力解諷令造謝

亦竟不可丁酉授編修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

罷一切饋餉及覲先生儀卽迄不敢言饋事嘉靖庚戌會試充同考試

官策問及重臣權臣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爲感動繇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讒于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心中怨刺骨矣爲司業日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虜欲以疑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磐曰有如上怒逮君奈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杜之進巵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蔭臣世藩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堅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巵酒曰何以別不穀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爲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諾而已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鄢懋卿鄢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稍知王採楊竟莫知出先生也嘉靖己卯公時爲學士特傳

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蔭臣以金花鑲帶一輿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爲盡無所知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禁民間服內生子語嵩用其言以對上釋然及莊皇即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爲不經乃諭嵩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爲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爲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青宮字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蔭臣搆蜚語誣先生忽旨從中出摘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于曹光著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郎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又有鄢懋卿戚者賄得之鄢

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爲都御史乃爲相門傳語客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

念庵羅公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至儀眞病幾殆留數月就醫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公同年項公甌東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公求解公峻拒之矣項聞之微以意嘗公公辭色益厲項乃嘆服遂定交焉公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者錄刑江北公遂致書生之然已弗逮矣憮然

許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爲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飾廚傳華公悵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餘里陳公文者時爲某令初勘治聲顧獨泛常視之諸草草不爲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莅任亟陞爲戶部主政

唐中丞順之其會試舉主即張公孚敬也惡其不相親近若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

之而唐子曾無慍色父在浙迻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于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乃復還山嗣是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

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峯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即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先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單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

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

潘龍字子霖夏津人有異質日記數千言父卒產中落嘗採樵給食讀書僧舍鑿壁引燈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一是科歷下李按察攀龍名相次人稱山東二龍云熊累春官細繹經史爲文不競藻繢談名理刺骨居嘗兀坐一編垂白伊吾至丙夜不休布袍蔬食澹如也同年殷少保入相獨執故人刺投謁踞坐東鄉字少保少保擁彗避席終身鈞禮不衰人兩高之

陳言字宜昌號石溪莆田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刑部郎中先生少穎精學力文譽籍甚初試有司不利氣嶽嶽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授徒連州州師與先生善有持重賄浼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蟣敢用蟣人

黃大廉字潔甫□□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僉事肅皇萬壽節大

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即爭赴嚴相府修私謁致慇懃萬
端大廉獨不謁曰朝京拜相禮也第于政事堂私候之謂何故事凡藩
臣奉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銓司以次推擢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
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翀御史鍾沂率
官屬餞之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
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馬平張翀以發相嵩父子
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翀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瀕行遺翀金
翀謝之曰纍臣不蒙賚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不爲身謀
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
恨不終事公矣他遑恤遂與翀立別
呂烱以泰興令罷歸好行其德既名高爲人所慕悅大吏至越者又多
生平親交君自匿不相聞徐司馬拭撫浙不能得君一紙逾重之且代
去旌君門曰孝友敦義邑令陳某欲寬一氓罪曰爲我齎百金博呂先
生數行君曰數行易耳如關說名無可洗謝去之

莫公如忠爲部郎時分宜相公子浮慕公肅爲上客席中衆客起舞爲公子壽公獨整襟危坐公子莊事公卒爵不敢以隋見後以杭州學憲守制家居明崖張公梅林胡公並以大司馬節制浙直事得從便宜二公故善公公謦欬無不響答比有坐罪與法當死者有冒軍功冀速化者各重裝要公居間公悉謝之曰刑賞國之大柄可私干耶絕不與通二公無已檄有司爲公建坊公復謝已之松江歷科進士皆有坊戊戌科之無坊以此

顧南野者顧公憲成之父也憲成既貴涇西之老謂憲成輩之見賢重也間行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爲翁壽翁怒曰若買我又買孺子哉我誠不羞壟斷何至從有司市而以孔孟書貨三尺法也即守會以伏臘資二子者亦趣令辭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焉得人人資也而曹奈何先之且士食貧固當守令問知爲顧翁指遂亦賢重翁

張僉憲澤嘗爲廣安知州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閽人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槖請君探之而吾亦請探君槖皮大

衙胥遁入計自治騶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階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奏治行爲天下第一

林方伯應標爲江西左轄日袁州相嵩已專政矣江西歲出籍錢數十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聽袁州子壻具題會之徒司之以故籍錢充帑而京師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壻袁應樞復以爲請袁以林謹愿比特畫諾聽之不意其拒之深也銜之又藏中無名錢先是諸左使輒拮之爲問遺袁州具應標誠愼封識筦庫掾數以爲言云此左使陟開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

黃憲清字以憲號雙江晉江人嘉靖甲子舉人歷官廉州府同知以子汝良貴贈禮部右侍郎五上春官不錄乃卒業成均先後三司成皆見奬異三司成遞入政府公未嘗踵門以弟子禮見士論以此高之

周公子義字以方號徵庵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謚文恪爲南司業時給事余懋學上書刺時政語甚峻切疏從

南中來而余公所舉士也于是江陵意公掌南銓者遂阿指欲中以考功法迫公議不可公聞即掩關臥諸生日蝟集門外環泣請留久之乃強起視事亡何江陵奪情議起九列兢疏留同僚目屬公公執手向堂上指曰此顛彝倫者何卒不疏留而公用是益逡巡不調爲南司業五年乃稍移北又踰歲乃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是時士習稍偷尊尚捷給武健而公獨用樸鈍貌與衡立以故當塗常疎外公公殊不悔也爲樸鈍顧益甚己卯典順天試尋淸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始遷國子監祭酒

單應元字德芳雲中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太僕卿初授歷城令上官撫臺某性剛愎用擊斷立威郡縣所具城旦書連者多斃杖下公請自今非重辟罷遣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籍止得數十金以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因而鐀之可自爲地公曰剝民以媚上有掛冠歸耳竟無以加某果大恚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初爲德安

府推官未考滿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却之以忤其意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時公爲給事中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先生洎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

朱邦憲者上海人常爲太學生以文稱薦紳間而邦憲父曰太守豹嘗爲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黄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敬爲買田宅邦憲因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而鬻先人田邑令黄文僖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閒爲邦憲勸卒不得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懦懦前謁輒報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爲言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令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

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騃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驕爭之不得業以酒戒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以邦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客至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爲哭泣調棺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矣智伯國士知之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

譚太初字宗元紹興人十歲爲郡諸生督學魏枝深奇之嘉靖丁酉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或以矯止之太初曰受此令心不慊豈矯乎連登進士出跨蹇驢人笑之弗顧也

齊太守柯在公車日會分宜當國時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宜諸用事奴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鴟張來往縉紳間貴人畏口語者反

暗憚之及見公因謬爲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不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高焉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太倉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僉事常言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概然後可與立身

張莘字汝清新蔡人大中丞張公九一之父也嘗爲諸生汝寧守賈名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寃獄久不決其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也趣去毋汚我然公宛轉爲守直其寃不使知也

李逢陽字維明南京金吾衛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客部郎中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于鄉喻實薦之逢陽聞之弗善也絕不謁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

吳中丞維岳初對公車其父憲副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

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問且薦高等故人匿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汙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騎戴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跽而蟻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浹清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謝留東山不調客以行間説先生先生謝留曰僕得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嘖之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遂致政歸

張公孟男字元嗣中牟人□□□□進士初除廣平推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抵悍急高氣勢報仇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寬恕無鍛鍊周內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既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

諸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賀明謁中丞就
邸中治具饗公比他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謂是夫日旦暮給事省中据
我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已擢順天府治中已徙司
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
裹執荆馬首前喝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荆左執胡
牀而已尚璽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張公
三宦驟減半宦無厚槖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
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既召
用頗修郤而愉人重賨力焉所舉進士爲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
許人禍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螗矣鄉人河內武安之屬數
招權攬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
酒便坐歡𤈤諧謔終不及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對
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
兔知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逸其名文襄姻

家與公抗志清妙外絕榮譽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凝然也公丞漢中日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然曰奈何以私喪廢公帑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却不受修倉廒竹故取諸司空公覈得贖鍰二千建府軍左倉三廒司空不知也久而司空嘆曰廉不爲名公之謂矣公爲尙璽丞日莊皇帝晏駕梓宮在殯仁聖皇太后暨慈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高文襄公籍人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驟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淚沾袍怖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仁之甚勇之甚何爲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簞食與四脡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韋藩木揵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爇之有濯也髀以爲席鞍以爲几大嚼而別江陵執政有震主之威薦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己吾克位九列無職競焉卽私見何所置辭長安

奕棋吾慣習矣俛眉承睫諂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爲丞四年遷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言江陵遇君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見知奈何負知己已而江陵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爲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使事又三年爲少司寇爲左司徒踰年爲南京司空

李攀龍爲陝西副使提督學校公謂古陝西京也先朝士大夫此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公使屬文公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何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公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公與何仲默二人耳公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綉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屨錯於戶奈公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一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驩

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居坐客恆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公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尺爲錄別諸篇及他文益工不屑而走四裔然居恆邑邑思一當王公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秀孟間哉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公閒迫遠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公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公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拜河南按察使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困夕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王世貞曰或謂于鱗聲不揚實位不配望壽不竟至以爲恨夫㓒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李生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梁生萬斛字□□膠東人初游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某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鬻蔬有惆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値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

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不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涴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輒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繇是鄉之人父老與郡之人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

高文端公儀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旣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歛獻泣下公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遺干謁公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度如此

于愼行字無垢一字可遠號穀峯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

官東閣大學士諡文定爲諸生時有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隃麋餉公公不受其父平諒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初爲翰林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權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其同館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卒避匿公獨往視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清隆慶庚午發解北京時公未有子而婦病處京師二年矣一日同鄉顧公言其內親有妾新寡美而多貲欲爲公妁之公不可辛未下第歸故家見公婦病甚欲以女適公公又不可公貧獨念一領鄉書輒事干謁爲生計古人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豈澹臺子羽不可爲耶因歸家永春深山中往居焉山中米賤蔬笋不粥而有但不能具肉陋室蕭然不蔽風雨一友人偶經過憐而謂公曰郡中儘可度日何自苦乃爾公笑不答甲戌下第江陵相公爲其子延公時相公有賢名第公性故不喜貴介處辟去之及丁丑相公奪情矣再招公

不往公生平產業寡而授受明賦無愆期其產猶在他戶代輸來索者
應之不驗晷無山蕩海蕩軍田官田寺田寺房管社管渡之事于人無
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以無偏爲爾德天保以之祝其君穿衣喫飯夜眠曉起便是道便是
偲佛但哀人窮不能賙見義事不能舉有義舉不能助則聊引欲立欲
達之論以自解而終未慊也
吳中封君惟吳公安固及伍公袁萃兩尊人恬淡寡營超然塵俗之表
蓋二公皆以文行嶪薿膠序晚歲猶力學以簡自娛吳受封二十餘年
伍受封十餘年皆絕跡公府尺素未常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
凬世云
喬封公輔世字德夫號樂天臨城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壁星貴封中
牟知縣公雅尚恬適無鮮腆之奉章服亦以布爲之曰聊以明朝典耳
有司欲見公輒自引匿常夏月行田間將蒲葵障面褰裳涉水人不知
其貴也壁星嘗爲御史按郡國報命常省公于家公止之門外視橐中

裝無他而後命之入御史按晉時或饋公一扇及桑梏青一罌竟謝不受其廉介如此

趙司寇錦爲工部左侍郎時有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恩蔭似讓右符其後陵殿稍圮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相秉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說稍稍聞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矚聽詞色以爲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狥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敗後黨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

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顧望意稍爲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王夢臣字良徵王文肅公之叔也嘗官光祿署丞文肅公兄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或問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人家有犯則執送文肅公父子封杖扑之且曰爲我重懲毋令他僕效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奴悍則曰吾家有人頗容老子以頤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且艾而文肅公入政府于時文肅公已棄養郡邑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可交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遣胥持刺問光祿君何在公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嘿不應顧反問胥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既而某節推俱知之嘆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宗人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爲佳話

陸公樹德字某華亭人以進士歷官太僕卿幼時嘗贄於薛及兄少保

平泉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歸公于家使舉親迎禮儀二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以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爲公不懌曰是螘我也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及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僤也就選得嚴州府推官及巡撫山東與按使者約臝餽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愼公閒留客不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

王文端公爲人身長豐頤魁然岳立器局博大喜慍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游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闊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置積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

義兩釋解之交相服也

張公一桂字稚圭歙縣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爲史官時新鄭相君在位朝多館署未嘗私謁一日鄉里會相君徧謝諸大夫揖且至公目而旁問爲誰前道姓名乃知其爲張太史也左右眙瞠相顧訝以爲疎而識者陰心重之

孫公維城字□□丘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還官過里故人以逋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某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塞上十年于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問

傅公希摯故與馮璫保者同里閈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可得因銜之摭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

止菴楊公時寧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公簡樸清介有古君子風官少宰不攜家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

苞苴自遠矣

周方伯之屏與新鄭江陵近及蘭溪新建俱有交及其柄政務自遠嫌故十餘代皆平進而終不究其用客嘗問公以諸宰優劣公曰新鄭才大而意疎江陵智徹而氣迫故皆能有立而終敗也自餘則不言其裁量如此

陳節亭字子安東昌衛人萬歷丙子舉于鄉悛悛如處女善事母試春官畢飄策蹇驢冒風雨歸趨侍晨昏無故不去左右家貧不通謁有司一日監司行部召諸孝廉請爲治偕計裝節亭謝病不往聊城縣罪人應傳城旦書縣令語曰但得陳孝廉一字吾立釋汝其人泣請三日竟閉門弗應所居破屋頹垣日近午不舉炊隱几讀書自若居母喪月餘以毀卒郡守署門曰獨行振俗

王中丞鎬嘗爲湖廣按察使禁戢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櫝中封之或于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櫝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敢低昂耶後來書不更來

孫大中丞修嘗陞浙江所轄舟行抵維揚母病去浙抵數驛或勸倍道赴之有不諱殮費可責辦有司公泣曰此豈規利時哉留二旬而母竟卒

程侍御材巡按福建得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

韓苑洛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樸問日以廩米一升易肉一觔有司供餽悉不受聽事惟一小童侍立三司官入請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在南京兵部廉簡鎮靜寡于交接雖同鄉同里亦罕往還每拜表聖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了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

王冢宰九皐云

王某號敬所東莞人故工科給事鎮之父也以舉人爲慶遠府同知府

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饒相悅樂弗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議夷俗破崖岸因以爲利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那地二州相鬨按察檄君往鞫之州各遣人密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斂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勾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爲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爲辨釋曰殘民以爲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爲也間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汚而於此壞之耶

周布政津嘗爲南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榷務中貴百計啗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卽策馬而還

魏布政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官行李蕭然無長物過里閈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取雖交際微物亦固却棄案多訾其形人之短一恭聞之不爲變也

吴方伯愈居官日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所過官中

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爲必視法所在

李參政奈爲諸生日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受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臨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

敖璠字貴之號蒙泉新喻人□□□□□□□歷官山東左參政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茗故事辦之筦庫者或因而浸淫其費見筦庫者又因而尅取歲報之羨以充君橐曰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逡巡之與自尅取等耳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

姜大參昂於取予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于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

羅參政安嘗爲四川按察副使始入蜀安鰲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鰲被擒撫巡會審問公舉却金事詰鰲

叩首謝坐上相顧嘆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顧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鰲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

張廉憲和嘗爲刑部主事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君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啗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其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棋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問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

楊憲副逢春初爲崑山令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及爲南京御史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留臺爲常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爲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溷也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歷官僉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語而後投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却

王琦錢塘人鄉貢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陞山東提學僉事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陶如也値歲大浸無以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卽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

李翔揭陽人嘗爲衢州府推官獨攜一老僕赴任淸操自持杜絕餽遺朝夕食止供一乾魚時西安令翔同年頗不儉或以諷翔翔笑吾自以此爲樂若彼所爲吾不能也郡人有以僉憲家居者擅海內重名勢能爲人禍福郡縣承望風旨惟恐不及嘗以書私囑守翔憤其阻法欲白其書於御史守力止乃寢已無復敢干者果官刺郡武入覲道經常山

令以例致夫船而受之行數里買舟以行廉介不苟取蓋自天性然以剛直不容於時竟被劾去

林公景暘居常頗以米汁自娛與吾黨高會惟公稱杯斝英雄然獨不喜長袂以爲乃公手持鑿落卽擊瓮叩瓶亦足快意安用罍罍彝曼爲故竟席鮮酒失嘗以給舍册封荆藩會燕優者以吳蜀爭荆州進公正色曰今海寓晏然大王宜祗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其生平自矢有四戒起臺榭敎優伶收游舫受倚勢背僕始終不渝其志城南有園居頗饒花草公竟售之它可知也游不爲方名勝輒一破屐其間亦嘗爲句曰留乃其持己嚴飭每日出行事夕必疏之牘以自鏡故文墨丈尺尋常無失少舛誤

吳源清字□□號雙白增城人□□□□進士爲弋陽令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薺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我也公曰吾殊不竟

耳安有爲民父窺其子女乎

毘陵王紱字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輙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鄰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爲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毦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索而辭之

松江定庵曹先生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見米不佳責米戶換之送來先生云太守平生不害百姓今我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卽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劉嘉秀來京師考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投教

會有詔旨省滌庶官時以沉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
金華之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聲綽有聲
稱
吳世澤外和而內勁其始與計偕邑令推金以贐公心鄙之而不能却
侯其行乃歸封識如故
劉蒼字伯春安仁人世襲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十五歲入武衛郎
身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
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于市家人詰之則
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略七書將鑑諸籍
又能爲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嘅公其同志也學且
優焉有疑義輒扣門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
曰子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應不願見也又有
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
戶閾篋中藏二一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沐浴而後著之卒事猶藏焉

公以爲賢遣縣師事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憐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甘貧自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爲卿相者還龔將改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門豈少龔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動守學不改人以爲海未死也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熠熠能動人兢要遮作州閭師數弗應補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膳孫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卑比中居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覩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枝冠被羊皮裘帶經

呼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殊軌有識者莫能窺其際高要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恆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家無儋石儲臨取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謀諸鄉鄙活之氓毀烏犍爲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

孫鐘字克明世襲潼關衛指揮使嘗曰身惟目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己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

周孝子廷聘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饔廷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蝦餌樵荊榛足矣他勿取夫偶得一鯉廷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

賈孟泰吳人嘗爲湖南委吏時省參徐輔德者賈同舍也剛方嚴毅賦

汚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爲營護
則方守命必爲營護則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
乞歸貧苦無居室妻子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絶蓋累世皆宦族
子嗣室居至孟泰皆絶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或高其誼憐其貧月醵
金會飲歸其所餘于賈以給日迨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李公梅字元年貴州前衛人爲諸生累試高等三十年竟不遇會從孫
蒙亨舉于鄉遂謝學宮曰李氏讀書今有種矣何必乃公杖策偕蒙亨
至燕道出桃源蒙亨方就婚令舍令父行事公留公爲掃除外室舍人
暮夜引百金爲公壽公却去之絶口諱其事
上官儀沙縣人家徒居攻苦力學年三十有二往役於縣命征賦於鄉
鄉人多逋負無以應之繫于獄庭見飛鳩聞而下墜賦詩書于圜戶尹
視獄見而奇之復命和焉隨聲而應尹曰子何不事舉業儀以貧對尹
曰求學之資取給于我汝無患也遂入邑庠子弟員讀書之室晝錢于
壁而矢之曰他日有寸進決不爲所浼也踰三年聯魁鄉會歷官滄州

知府休致歸囊橐如洗不益一椽寸土宛如寒素時也閉門却掃授經

[illegible]